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二十六回 甘家堡真假童林會 小俠客得遇王十古

上回書正說到：白馬河甘家堡投宿，巧遇畫地無形隱逸俠甘兩甘鳳池。

夜晚，法廣、法鐸行刺，他們提出是鐵善寺的，老俠侯振遠解綁繩釋放他們，並且告訴他們，侯某帶兄弟童林是日必到鐵善寺。其實雍親王爺、於老俠客、甘大俠都知道鎮東俠的意思，可海川就有些不明白。他想：既然這兩個和尚是鐵善寺的，那就一個羊也是趕，倆羊也是放，乾脆刨個坑兒，在村外邊人不知鬼不覺的埋了算完。再說，一看這兩個和尚賊眉鼠目，就不是好東西，分明綠林的敗類。老俠侯振遠可不是這個心：你不提鐵善寺，我們非宰你們不成，提出鐵善寺來，你們不說童海川興一家武術、滅鐵善寺的山門嗎？連山門都給滅嘍，你們鐵善寺的弟男子姪能在侯振遠、童林的手下逃出去嗎？我們放了你們，讓你的方丈也明明白白，絕對沒有這回事。如果你們兩家方丈通過這件事與我們弟兄言歸於好，武林道我們弟兄多交幾個朋友；如果你們執迷不悟，姓侯的、姓童的是人物，你們這些個晚生下輩，也不鬥你們，我們鬥的是你們家的長輩濟慈、濟源，你給擠個信兒得了。法廣跟法鐸臉兒一紅說：「一命之賜，永不能忘，我弟兄告辭。」兩個人一轉身形走了。

到村外，法廣對法鐸說：「師兄呀！這個姓於的功夫太好了。」「可不是嘛，要不就在金銀亂石島把咱們九師兄弟全給殺啦！」「我覺著我能跑了哇，沒想到我出來站在當院他也到了，這老頭子身法太快了。」「我哪，捆你的時候，我從房上下來想給人家一刀，可是迷迷糊糊的就讓人給逮著了。」

「看來他們的能耐不錯。回到廟裡頭，咱們得啟稟兩位老人家多加小心。」

於是兩個和尚揚長而去。

老幾位都來到北房，打發小弟兄睡覺去了。海川有點兒不明白：「哥哥，像法鐸、法廣這樣的人怎麼能放了？這於甘老哥哥也不利呀！」侯老俠搖頭：「他們是鐵善寺的門人弟子，我們是武林的高手，要鬥也鬥他們家裡的大人，像這些個晚生下輩，咱們把他贏了管什麼，宰了他管什麼呀？」王爺也勸：「海川，你連老哥哥的心都不懂？一鳴二聲，你興一家武術，有人說是滅他們鐵善寺的山門，可是你把他們人逮住給放了，這樣謠言就不攻自破了。」

海川點頭道：「您說得對。」爺兒幾個把燈吹了，稍微的一迷離，天可就亮了。底下人進來，伺候著他們老幾位擦臉漱口，便坐喝茶。這個時候，東屋的小弟兄們也都起來了，梳洗已畢，來到上房，在兩旁邊兒垂手侍立。叱海金牛於恒坐在那兒聽他們幾位說著話兒，說的都是江湖綠林道的軼事。

天越來越亮了，趕緊派人準備酒飯，因為今天爺兒幾個要奔鐵善寺。還是兩大桌，叱海金牛於恒他們這些人一桌，王爺他們爺兒幾個一桌。酒過三巡菜過五味，談笑風生。正在這個時候，老俠甘鳳池可提出來了：「海川哪，看來鐵善寺我不能去啦，昨天晚上法鐸、法廣都上我家行刺來啦，我要還上人家鐵善寺去，也太不知趣了。九月九以前，愚兄一定到黑熊鎮黔南客棧，哪怕給你們哥兒幾個背後搖旗吶喊呢，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量。」海川說：「老哥哥，像您這樣的大俠，我請都請不到，我給您道謝啦。不過我可沒有請帖，請帖完全都拿走了。」侯老俠接著說：「你來比什麼都強啊。」爺兒幾個喝著酒，從外頭進來一個下人，慌裡慌張，臉色都不對了，看了看大傢伙兒，來到甘鳳池的背後，一低頭，在甘老俠的耳朵這兒嚙咕，說完這人就走了。甘大俠勸酒：「喝酒，喝酒。」王爺就知道這裡有事，沒想到剛要問，外頭又進來一個，這個可就更慌張，顧不得矜持了，到了甘鳳池的跟前就說：「腿折了，您瞧瞧去把！」甘老俠把臉一沉：「抬走就是啦。」底下人走了。王爺不喝了，停住問：「甘老俠，誰腿折了？抬哪兒去？請您幹什麼去？既然我們爺兒幾個到一塊兒不屬外了，您有什麼事不可以開誠佈公啊。」海川也問：「哥哥，好像是家裡出了事兒了！」「唉，也沒什麼大事。你們爺兒幾個打東口來，路北裡不有個廟嗎？」「是啊，我們看見了。」「那個廟是火神廟，您別看廟小哇，咱們這村兒沒店，有住店的就住到那廟裡了，僧眾們管人家飯，但是也收人家飯錢和店錢。總而言之，他這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。頭幾天哪，來了個打把式賣藝的，是個小孩兒，我可沒見，也沒提名提姓，第二天一清早兒起來，他在火神廟頭裡就擺了個場兒，跟人家廟裡借了兩個凳子，往那兒一擺。咱們這村裡頭大部分人都會點武藝，差不多年輕力壯的都跟我練過，有人可就告訴我了。你們哥兒幾個、爺兒幾個，都是咱們武林本道的人，我甘鳳池在白馬河甘家堡大小也算個把式匠，你要打把式賣藝，到了我這村兒你先打聽打聽，有我甘鳳池這麼一號，您到我家來一趟，倒不是說非得給我買點兒禮物，道個姓說個門戶，您怎麼擺場都行，如果出了事兒了，我甘鳳池還能給你頂著。如果買賣不好不掙錢，您要缺少路費，短個三十兩五十兩，我甘鳳池給。可是這個打把式賣藝的到這村兒，不分青紅皂白，畫個圈兒練藝就要錢。有孩子們就跟我提了，說這可是瞧不起您，我說人家年輕輕的孩子，學了幾年功夫走到咱們這兒，路費短缺，磨扇兒壓了手，住店要店錢，吃飯要飯錢，人家為了掙幾個錢，還得問本村誰會把式啊？咱們可得把話說在頭裡，誰也不准到把式的場兒去攪鬧，否則我在水牌上給你除名，你就不算我的徒弟。但是我的傻兒子很厲害，我又怕有人唆使著他到那兒鬧去，我把兒子鎖到花園好幾天了，不讓他出去。嘿，敢情不是那麼回事兒！練武藝的小孩子在那一練，鄉親們當然要給錢，誰給錢他都攔了，他說：「您甭給錢，我不要錢！」您看，這不鬥氣兒嗎？有人問他，你打把式賣藝不為掙錢，吃飽了撐的？他說出來了：「我聽說白馬河甘家堡有個成名的人物叫化地無形隱逸俠甘兩甘鳳池，我不為掙錢，就為會會這位甘大俠。」嘿！敢情是會我的，人家是個孩子，二十來歲，我都七十好幾了，我跑那兒跟人家幫亂去？我告訴他們：「不管他，他要打算會我，我決不去。」壞啦，一天就傳過風去了，他在場子裡頭罵上我了。」王爺一聽：「還有這事兒哪？」甘老俠接著道：「小伙子說了很多難聽的話，三天了，我就是不出去。今兒個一清早，我有個病徒弟姓穆，叫穆順，外號兒叫金鋼腿。剛才說過啦，這個村兒裡的孩子都可以說是我的徒弟，也可以說不是我的徒弟，我沒有一個正式的弟子。這個孩子去啦，賣藝的孩子又在說啦：「我鬥的就是這姓甘的，沒想到他又不肯出來，難道說他沒有徒弟嗎？泥人兒也得有點土性啊？出來會會呀！咱們試試嘛！」穆順病了，在家歇了好幾天，他不知道這件事。今天一清早，剛巧碰見這賣藝的小孩，非要跟人家比試。頭一次，來人告訴我，說穆順這孩子上那兒去了。二一次來人說，穆順進去叫人家把腿給踢折了。我說抬家去。哈哈，得啦，就是這麼回事兒，咱們爺兒幾個喝酒吧。」王爺站起來了：「天底下還有這麼不講理的人哪！老俠客，這麼辦吧，我們大傢伙兒去一趟。」王爺站起來往外走，海川也站起來說：「大傢伙兒先別吃了，走，咱們爺幾個瞧瞧去。」於爺也說：「咱們就全去吧！」

眾位都起來了，陪著王爺往外走，只有傻小子於恒沒去。

大傢伙兒到火神廟一瞧，裡三層外三層圍了一個圈兒往裡看。眾人一看到甘老俠都閃開了，老少群擁擠到裡邊兒來。海川一瞧，不錯，北邊就是那山門的台階，有一張小桌子，上頭放著把茶壺，一口單刀立在旁邊，還有一條花槍也在那兒放著呢。在桌兒前頭站著個年輕人，看上去也就在二十歲左右，中等身材，細腰兒窄背，小腰兒就一掐掐。面似六月荷花，紅中透粉，粉中透嫩，紅粉相間，兩道寶劍眉，一雙豹子眼，皂白分明，大眼睛一閃一閃的真精神！誰看見誰得愛。小孩兒衝著大傢伙兒作了個羅圈兒揖：「鄉親們，在下是外鄉人，來到貴鄉寶地，說我練把式不要錢，我上這兒過隱來啦？還是我吃多了在這兒消化食哪？都不是。我跟老鄉親們一再聲明，就是白馬河甘家堡這兒有一位化地無形隱逸俠甘大俠，他是武林道的前輩，我很敬仰他，打算在這兒拋磚引玉，把甘大俠引出來，我跟他討教討教。沒想到我到這兒三天啦，這個甘大俠閉門不出，他一定是膽小微微、畏刀避劍、怕死貪生，他不出來。沒想到，今天一清早兒，來了這麼一位金鋼腿兒，聽我說話有點兒不憤了，過來跟我一動手，嘿！也許他在別人那兒是金鋼腿兒，在我的跟前是麻樁桿兒腿，一碰就折了。我這一腳踢的可不是金鋼腿兒穆順，我踢的是甘兩甘鳳池！我想借他之口，傳他之耳，讓姓甘的來跟我試試。我跟眾位說，從今天起，我再練三天，等著甘大俠，我跟他分個強存弱死真有假亡。甘大俠要不來，對不起，眾位鄉親，我可就走了。我就為的是討教討教，跟甘大俠學兩招兒。我不這麼樣兒，人家甘大俠不出來，我

這麼樣兒了，他還不出來，那就是我剛才所說的，他怕死貪生啊！我，說練就練。」

這話老俠於成都聽見了，笑著說：「嘿，甘爺，這小孩子兒說我嗎？」

甘爺這氣，這老頭子怎麼激事兒啊？猛然間，人群兒裡頭有人說話：「哟！朋友，你的口氣太大了。好吧，我來跟你討教討教。」墊步擰腰「蹭」一下兒，蠻子孔秀就躡出來了。老鄉們一瞧，怎麼來個江南人哪？二十多歲，白淨臉兒，瘦條兒的身材。賣藝人趕緊一抱拳：「師父，怎麼稱呼？」「你要問我嗎？正是剛才提到的，畫地無形隱逸俠甘雨甘鳳池啊！」旁邊的鄉親這個罵呀，因為他們有管甘老俠叫叔的，叫伯父的，叫爺爺的，叫太爺的全有，你提你是甘鳳池，合算你成了我們家的太爺啦！再有甘老俠在這兒哪，沒有說話。賣藝人上下打量：「朋友，你不怕風大閃了你的舌頭？甘老俠是威名遠振的武林前輩，你算什麼東西？你給人家甘老俠提鞋，恐怕人家都不要你。」「這叫什麼話！你怎麼這樣說？」「甘老俠是七八十歲老成持重的前輩，人家有鬍子，你的鬍子哪？」「噢，我的鬍鬚嘛，啊，我告訴你，我怕吃飯礙事嘛，昨天把它刮了。」「哈哈哈哈哈……」老鄉親們也都樂了。

賣藝人見他說瞎話不挑好日子，便道：「你要說你是甘大俠，那我不跟你動手了。你到底是誰？」「好了，我告訴你吧，我家住在揚州，姓孔名秀表字春芳，外號兒叫走遍天下無遮攔探囊取物。」他一邊兒說著名姓兒，一邊兒往前走，說到「物」這兒，猛的一伸手，「唰」的一下子，並食中二指對準這賣藝人的眼睛就來了，這叫「金龍吐須」。其實這賣藝人受過高人的傳授，一瞧他指手劃腳往前走，就知道他要動手。這小孩兒沒動地方，只見他往右邊兒微然一甩臉，伸左手一立，一掏孔秀的手腕兒，「騰」的一下「金絲兒纏腕」，就給拿住了。其實賣藝人要傷孔秀，只要一抬腿，左手攥著你的胳膊腕子，右腳一蹬你的胸口，能把你這手腕子給你抻折嘍！但人家刁住了孔秀的腕子一伸右手「大鵬展翅」，左手一撒，一碰他胳膊，這孔秀樂兒大啦，噎、噎、噎、撲通，來了一個大坐墩兒！看場的人們哈哈都樂了。孔秀起來說：「這叫什麼話？我替你們本地的甘老爺子掙面子，你們倒恥笑我輸招。」其實他也知道寒碜，臉兒一紅，鑽到人群兒裡頭，站在阮和、阮壁這些人的後頭不言語了。

賣藝人大笑：「哈哈哈哈哈，眾位，這位叫走遍天下無遮攔探囊取物，鄉親們，留神您的兜兒裡頭要有錢，可別讓他給取了去呀！」大傢伙兒這才明白，敢情這個外號兒是小偷兒。孔秀這個氣！這賣藝人接著說：「他哪有本事呀，我想這個人可能是甘大俠客的弟子吧？還有哪位想過來試試嗎？」剛說到這兒，打人群裡頭飛身進來一個小孩兒說道：「贏個三陣兩陣，敗個三陣兩陣都無足掛齒，你又何必口狂呢！不才在下跟你討教三合。」這個賣藝的上一打量，進來的這個小孩兒，中等的個兒，細腰窄背，一身藍，梳著冲天杵的小辮兒，前發齊眉，後發披肩蓋頸，瓜子兒一張臉兒，修眉大眼，鼻直口正，一雙元寶耳，長得俊極了。原來是多臂童子夏九齡。賣藝人問：「好了，你打算跟我動手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「啊，你只要一拳一腳把我贏了，我馬上告訴你名姓兒。」「哈哈，我也是這意思。你只要贏了我，我告訴你！」「那好吧。既然不報名姓兒，你請吧。」夏九齡往前這麼一搶身，左手一晃面門「烏龍探爪」，「刷」的一下兒就到了賣藝人的胸前。賣藝人往左滑步，立右手這麼一穿他，左手從右臂胳膊肘底下出去了，往前一搶步，進步掖掌奔面門來了。夏九齡往下一矮身，縮頸藏頭，左腿走掃堂，右腿當軸兒，一陣風兒一樣，老虎甩尾巴「唰」的一下兒。賣藝人腳尖一點地長腰起來，邁過夏九齡的腿，舉雙拳奔夏九齡的頂梁就打。

夏九齡往旁邊兒一閃身，兩人插招換勢打在一處。

九齡這孩子功夫不錯，又聰慧，攔打搪封、踢彈掃掛，腳尖兒點地，身法很快。賣藝人一邊兒動著手，一邊兒看夏九齡的本領，暗自點頭：這個小孩兒，比剛才那個南蠻臭豆腐可強得多。走行門讓過步，七八個回合，這就很不錯了。夏九齡上右步，一個「丹鳳朝陽」，右手照著賣藝人的太陽穴就打，賣藝人就勢往下這麼一掠身兒，余頭一躲，右腳往中宮一插，伸右手一個摔子，就是反右手，「啪」一砸夏九齡的胳膊，夏九齡往後一撤步，他猛的一上左步，往下一矮身「金牛拱地」，在夏九齡右腿的腿肚子上「啪」的一下，就打上了。夏九齡「叭唧」就一個跟頭。王爺怪心疼的：嘿！他怎麼把九齡給打了。夏九齡一折身兒起來，臉臊得跟紅布一個樣兒，面紅耳赤啊。

人家這把式賣藝的一抱拳：「朋友，不問你的名姓了，請吧！」九齡這寒碜嘍！低著頭出去，一句話不說了。

賣藝人剛要邁腿，打人群兒裡頭又出來一位：「相好的，來吧！我跟你試試吧。」玉麒麟司馬良進來了，「我跟你討教討教。」「你怎麼稱呼啊？」

「朋友，你要問我，複姓司馬，單字名良，有個外號兒叫玉麒麟。」「喝！外號兒可好哇！來，請吧。」玉麒麟司馬良往前一搶身兒，雙手晃面門，腳踏中宮就是一個「對面中扶手」，照著打把式賣藝的這個年輕人的前胸就按下來了。賣藝人往旁邊兒一閃身，上右步「葉底藏花」就是一掌，照著司馬良的左肋下打來。要是戳上，真能把肋骨給戳折嘍！玉麒麟司馬良也知道這小孩兒厲害，「張飛大騙馬」腳尖兒一點地「唰」的一下兒，從他胳膊上頭躡過去，右手的拳照著他的胸口上就到了。賣藝人「白馬卷蹄」，拿左手往下這麼一挽，司馬良就勢墜肘沉肩，右腳紮根反過身來，「十字擺蓮外合腿」照著賣藝人的太陽穴就踢。這個賣藝人一琢磨，他的功夫可不錯呀！往後一撤身兒，雙手封住門戶，兩個人彼此道「請」，當場動手又打在一處。兩個人好快的身法。司馬良的能耐是比夏九齡強，但是十幾個回合開出去，司馬良不敵這打把式賣藝的小伙子。司馬良一斜身，右腳紮根，抬左腳就是一個「搬尖兒腳」，照著賣藝人的小肚子就點來了。這個年輕人向右一叉步，微然一斜身，司馬良這腳可就空了。人家就勢用左手一挽他腳腕子，伸右手順著他的大腿這麼一撥嚙，正把司馬良的腿給攔住了。說真的，人家一使勁兒司馬良的腿都能折嘍！不過沒有，只這麼一搯，司馬良出去一溜滾兒。司馬良就地十八滾，「噌」的一下兒起來了。一句話沒說，抱了抱拳，擲了擲土，低著頭出去了。

這時候，場子裡頭可很靜啊，這位打把式賣藝的年輕人作了個羅圈兒揖：「鄉親們，這兩位聽口音不是咱們本地人，到底是從什麼地方兒來的？咱們不知道。能為嘛，還是過得去。不過要跟我比試，還差得多，因為他們能耐到底還是不成，要衝這個能耐呀，好像不是跟師父學的。」他底下可要說出難聽的話來了，是跟師娘學的。海川可不能讓他說出這句話來，海川一揚手：「朋友，不要口狂嘛。」邁步就進來了。年輕人一抬頭看見海川，雖然海川跟個農村的老鄉打扮一樣，土黃布褲子汗衫兒，左大襟白骨頭紐子，粗藍布大褂兒又肥又大，可是渾金撲玉，很有氣度。老鄉們也都納悶兒：好像這位鄉下人是跟著甘老俠一塊來的，與虎同眠焉有善獸，與鳳同飛必定俊鳥，怎麼這甘老爺子會認識這麼一位啊？剛才那幾位都很精神，可打不過這位賣藝的，怎麼這位鄉下人倒進來了哪？老鄉們就更往前擠啦。這人是越來越多，本村的人全來了，連外村走道路過的也全都圍上來了。

這位打把式賣藝的仔細一看童海川，二眸子光華亂轉，眼神特別地足呵，他心說：你別看這位穿著打扮法，這個人的功夫不怯，最起碼得有很好的武功之底。賣藝的年輕人一抱拳：「老師傅，您貴姓呵？」海川一想自己在這通名姓不大好。「噢！我的名姓你不用問，如果你要輸給了我，那就更甭問了，你要贏了我，我可以告訴你。不過，我倒想問問你什麼呵？」「哈哈，師傅，您不提，我也不能提。」「你還是提提吧，當著這麼多的鄉親們，說出來，讓我們大傢伙兒知道知道，」「這位師傅你一定要問？唉呀！這兒有板凳，你坐住了，我告訴你。不然的話，我的名姓兒太大，回頭你不坐這兒，也許來個跟頭。」哎喲！老百姓也都含糊了：這位怎麼稱呼呵？會讓人一聽名姓就嚇個跟頭！海川說：「好吧！我運運氣，我站穩了，不用扶著牆頭，不用扶著樹，也不用坐下，你提出來，我加小心就是了。」「那好吧！在下我家住直隸省京南霸州，姓童名林，字海川，北高峰獻藝賀號震八方紫面崑崙俠。」海川這麼一想：你叫童林，我上哪兒去了？他這麼冒充我的名字，直隸省京南霸州童家村，你知道這童家村在哪兒？童林住在哪一頭兒呵？嘿！老少群雄也都愣了。哟！敢情這位也叫童林哪！也是北高峰獻藝賀號的。別人都可以，唯有孔秀罵街：「混賬東西，你真是王八羔子，你怎麼冒充我師父的名字呵？你要是童海川，我不成了徒兒了嗎？」海川倒沒反駁他。

「噢！原來是童俠客，久仰大名呵！」賣藝人大笑著說：「哈哈，朋友，既然知道我的名字，你就不用磕頭行禮了。」海川這氣！又指著假童林說：「我也沒磕呵！好吧！童師傅，我來討教討教你的功夫吧。」「可以，咱們是討教什麼呢？」「槍、刀、軍刃、拳腳都行。」賣藝人說：「不過我這只有一口刀、一條槍，拳腳咱們二位都有。」鄉親們搭茬了：「老師傅，你們二位要是比

武的話，我們家裡都有刀有槍，我們給您拿去。」人家白馬河甘家堡這村家家都有。有人「噔噔噔」就近跑到家裡，一個扛了好幾條槍，拿著幾口刀進來之後，「叭啦啦」往那兒一擱：「這回您夠使的了把！」「你看，槍也有了，刀也有了，董師傅，來吧！」「咱們是使槍還是使刀呢？」

「好。我先討教討教您的槍法。」這個打把式賣藝的童師傅伸手把槍拿起來了，海川一伸手也拿起一根蠟桿槍來。說這條槍好使不好使，海川倒不在乎。

陰陽把一合槍，「叭」一顫，「丁」字步往這一站。「來吧，童師傅，請進招！」假童林往前一趕步，也是雙手合槍，「叭」一顫槍。有點兒功夫，「狸貓撲鼠」照著海川的胸前「唰」的一下，槍走一條線就到了。海川也是四平的四平托著槍，一看假童林的槍來了，前把往裡這麼一合，「叭」，海川手裡的槍桿兒就跟麵筋似的一抖，把假童林的槍給纏住了，四外裡人多，海川不敢往外抖，一抖他的槍就飛出去了。海川往下一壓，一下子就把假童林的槍給奪出了手，然後就勢推後把這兒一斜，上右步一帶槍，這手功夫叫「外帶還」。好厲害！槍撒手了，只有一閉眼，等死吧！海川這槍到了假童林的哽嚨停住了，離他的嚨軸子也不過一莖菜葉的距離。大伙兒看著好懸那！王爺嚇了一跳，心說：你別給紮死呵！槍雖「唰」的一下就到了，但是海川有分寸，停在嚨軸兒頭後，輕輕叫了聲：「童師傅。」這假童林把眼睛睜開了：「啊？老師傅！」海川一笑：「哈哈。算你輸呵還是算我輸？」

假童林臉一紅：「老師傅，您的槍法十分高明，在下輸了。」「噢，好。」

海川把槍放到地下。這位假童林也把槍揀起來立在那裡，他這麼一琢磨：也許這位槍法太好，我成了孔聖人門前賣百家姓的了，看來錯了，我跟他討教討教刀吧。「老師傅，我還想跟你討教討教刀法。」海川點頭：「童俠客，可以呵，請吧！」再瞧這假童林一伸手把刀拿起來了，按刀把一頂崩簧兒，嚨楞楞一聲響把單刀亮出來了。海川也把老鄉送來的刀拿起一把來，合住刀把，往後一撤步「夜戰八方藏刀式」：「請進招。」假童林一想：來吧！往前這麼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刀走纏頭裏腦，斜肩帶背，掛著風聲，對準海川脖子的左面就劈來了。海川推刀把，身子一橫，右步在先，左步在後，一斜身，伸左手，一點他拿刀的裡邊腕子，海川的勁多足呵！金鋼指「當」

這麼一點他，他就覺這手腕跟要折一樣，假童林就把刀給扔了。海川往前一上步，身子一轉，一陣風似的，刀就奔他雙腿來了。賣藝人腳尖一點地，蜷腿一跳，「旱地拔蔥」起來，沒等他落地，海川的刀又回來了，這叫「猛虎尋食」。等假童林落地站穩，海川的刀也落到了他脖子上了：「童師傅，怎麼樣呵？」「哎喲！這假童林臉兒一紅，他想：這下可乾了！刀也好，槍也好，一招不走我就輸呵，這位老師傅可夠高的。他臉色難看地說：「呵，老師傅，我輸了。」海川把刀撤回來，刀入鞘，往地上一放。假童林也把刀撿起來放在刀鞘內，擱到旁邊。他這麼一琢磨：嘿，我怎麼這麼不走運哪！這個鄉下人大概槍法、刀法都好，可能拳腳就不靈了。想到這裡，抱拳拱手說：「老師傅，我還有不情之請。」「呵，好啊！童俠客，你說吧。」「我打算跟你討教討教拳腳。」海川大笑：「哈哈，討教拳腳也可以。不過，當著這麼多的鄉親，咱們倆人得掛個采頭，你認為怎麼樣？」假童林想了一下：「您說吧，掛什麼彩兒？」「這樣吧，如果動拳腳，你要把我贏了，我拜你為師。」

假童林一聽：「行了，我算收下您了。」孔秀才罵混賬東西，找我老人家的便宜。大伙兒一想：這小孩怎麼這麼狂啊，刀和槍你都輸了，拳腳又有什麼出息的？海川說：「好啊，童師傅你要把我贏了，我拜你為師，那麼一時僥倖，我要把您贏了呢？」這假童林一搖頭：「閣下辦不到！」「哈哈，那麼萬一我要把你贏了呢？」「好吧，當著眾位鄉親，您只要把我童林贏了，我立刻磕頭，拜您為師。」海川接著說：「說話可得算話呀。」「哎！大丈夫一言出口，如白染皂，豈能反悔？何況我是堂堂的俠客！」「哈哈，好好好好。既然如此，請吧。」「請老師傅您亮個架。」海川一想：他要看我是哪一門的招術，我不能讓他看了去。練武術，決不能叫您瞧出我的招數來，這叫「拳打兩不知」。

海川往後一撤步，右手攥拳，左手伸掌，一搭自己的拳，丁字步一站：「朋友，請吧。」「喲！」這假童林看不出海川是哪門功夫來，他也往後一撤步，一抱拳：「請！」兩個人彼此道請，腳踩黃瓜架，欺身進招。這假童林左手一個引手，上右步，掌掛一團風，對準了海川的胸口就摠。您別看他年輕，功底很好。海川這麼一瞧啊，他這個拳腳的門路可能跟自己接近，都屬於內家功夫。海川就勢往下一矮身，縮頸藏頭，一長身，雙手一扶這個假童林的胳膊。假童林墜肘沉臂往後一躲，他知道這胳膊真叫人家摸住，自己就輸了。海川就勢左手一挑，右手在底下往前一探，來了一手「麒麟吐書」，對準假童林的胃穴就摠。假童林往後一撤步，一立左手，右手護住中膺，一立手往外一掛，伸手奔海川面門就打來了。海川往旁邊一閃身，憑海川的能力，贏他很容易，但是海川要看門路，讓過步，兩個人都是腳踩八門，身法展動。叭叭叭，連拆十幾手。假童林愣了：哎呀！看來這位師傅跟自己的門路接近，相反，人家功底驚人哪，比我可強多了。我冒充人家童老師的名字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輸了，我可就給童老師丟臉了！自己加著小心進招，但也不行，人家哪一招都欺著自己。假童林心說：壞了，我非輸不可。十幾個照面，海川一瞧，他的功夫就頂到這兒了。他左手的掌奔面門，海川岔左步，一伸右手，「金絲纏腕」一拿他，伸左手往前一擺，跟著就像是雙手擰麻花。他在達摩堂裡就用過這手功夫。左手一轉，右手順著左手底下一穿，這手功夫叫「摠掌」。只見海川往下這麼一按，輕輕用三個手指頭一拍假童林的肩膀頭，他就退了六七步，「咕咚」來個屁股墩兒。「嘩——！」你把人家村裡的人都給得罪了，你把人家甘老俠的弟子金剛腿穆順的腿給踢折了，到了現在你輸了，人家老鄉們還不趁心哪！「嘩——！」真有喊好的。

海川往前一趕步，一伸手，把這賣藝人攙起來：「童師傅，你可輸啦。」

這假童林沒起來，就勢跪在童林的面前了：「老師傅，我還不知道您老人家上姓高名。剛才言猶在耳，我輸給您，拜您為師。我現在就給您磕頭，我算您的弟子了。」童林這個人，一生的秉性脾氣就是說話算話，童林就贊成這樣兒的。這小孩不錯，當著這麼多人，給我跪下了，輸給您了，我就是您徒弟了。海川反倒笑了：「哈哈！哎呀，小伙子快起來，快起來，有什麼話你也得站起來說。不過剛才的事情，是你我鬧著玩的，戲言豈能算數？不能拿它當真事。」假童林非常誠懇，他說：「不，老師傅，我雖然年輕，我一輩子也不敢說瞎話。您認為是戲言，我可是誠心敬意說的。我輸給您了，我就是您的徒弟。請問，老師傅您貴姓啊？」海川很受感動：「呵，你問我姓什麼，叫什麼，哈哈，你剛才提的你叫什麼哪？你不是說你家住在直隸省京南霸州童家村嗎？巧了，我就是童林童海川。」這個小伙子臉一紅：「喲，您是鼎鼎有名的童俠客爺，我可給您丟臉了！不過，輸給您倒不算丟臉，請您把我收下吧。」

這個時候，王爺、西方俠於爺、侯爺、甘鳳池、二爺侯杰都進來了。老俠甘鳳池過來一攙他：「起來吧，有什麼話到寒捨去講。」老頭兒樂呵呵的跟這年輕人說話，這年輕人一抬頭：「老爺子，您貴姓啊？」「我就是您剛才提到的那位膽小微微、畏刀避劍、怕死貪生、不敢惹事的甘雨甘鳳池啊。」

「喲！」這賣藝人的臉蛋跟紅布那麼紅啦，跪下去低著頭愣了半天，又把腦袋抬起來：「老俠客爺，您老人家是武林的前輩，鼎鼎大名的人物，哪能與無知小子一般見識。」老俠甘雨大笑起來，連連點頭：「哈哈，說得好，小伙子，快起來吧。」「晚生遵命了。」這個人站起來了。甘老俠說：「鄉親們，這是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。鄉親們都散了吧。」

這賣藝人說：「我這兒還有點東西，是跟廟裡頭借的。」說著便把桌子板凳搬進去了，然後他拿出一個哨碼子來，提拎著由打廟裡出來了，大伙兒一同趕奔甘老俠的府上。

來到客廳以後，家人把殘席全都撤下去，桌椅恢復了原位，甘大俠才把這賣藝人拉過來：「這兒來吧，我給你介紹介紹。」這個年輕人把哨碼子往這旁邊一放，甘老俠這才挨著排的介紹。這位是王爺，這位是誰，這位是誰。

甘雨甘鳳池都介紹完了，這賣藝人重新跪到海川面前：「沒有別的，我就是找童師傅來的，我給您磕頭，拜您為師。這麼辦得了，請甘老俠客爺作我的保師，我再請出一位代師來，叫保代二師，正式的頭頂門生帖，磕頭拜師。」

海川聽了一擺手：「你拜與不拜，我收與不收，咱們先不能提。你姓什麼叫什麼，你從哪兒來啊？」「師傅，你看這個得了。」這個孩子從哨碼子裡拿出一個信封來，雙手一遞。海川接過來一瞧，信封上寫著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董弟親啟」，底下寫著「內詳」。管我叫兄弟，寫著外號，這到底是誰呀？打開書信看了半天，也不明白。「這麼辦吧，你還是說說吧。」通過這個年輕人，又給童海川引來一位護心口的好朋友，武林中出類拔萃的老俠客。

這位便是三十六群俠之首，年齡沒有西方俠於成大，論功夫實在比於爺都強的廣東龍門縣青龍街八卦堂藥鋪經理，姓王，名叫王十古，江湖人稱：頭頂太極、腳踩八卦、乾坤妙手王十古。左臂神刀炳南公洪利到廣東拜訪的那個王老俠就是他，洪炳南到了人家門前一看，上面寫著「今日停診」。王老俠不瞧病，他才改奔清源山寒風島祥慈觀，拜見歐陽老仙長。

王十古確實是內家功夫，太極、八卦，內家兩門都很好。但是他跟少林寺有關係，幼年三人嵩山少林寺，在大殿的匾後頭巧得十三節人骨寶鞭，又在後佛閣得天罡鞭圖，這是人家嵩山少林寺原來老方丈普淨普師父暗贈王十古的東西。王十古在少林寺山門磕過頭，是記名弟子，所以王十古也算少林寺的徒弟。而且他本身還有一門「兵刃」，就是五行八卦掌。他不但會使鞭，而且還會這種絕藝，確實是個了不起的人物。他一生只教了一個弟子，南京人，姓應，叫應太和。這個徒弟由於眼睛總紅著，得了個外號，叫金睛紅龍應太和。王十古老夫妻兩個對應太和特別的疼愛，他的功夫也確實不錯。出師了，應太和打算回家去瞧瞧，師父師母同意了，他帶著銀兩路費，辭別了師父師母，從廣東就回南京了。到了自己的家中，父母雙亡，就剩下了他一個人。街坊鄰居聽說應太和去廣東跟王老俠學藝出師了，建議他在家成立個把式場，應太和聽後很高興，就在家裡戳起個大桿子來，成立了把式場。上元甲子，人人好武好練，很多年輕人就頭頂門生帖，拿著束脩銀子來了，他們拜應太和為老師，這樣他就教上場子了，還很有幾個不錯的徒弟。應太和在這兒乾了三年，還真出名了。

這個時候，從陝西來了一位把式匠，姓鐵叫鐵金龍，鐵爸清真，功夫很好。他到南京也是訪友來了，聽說有這麼一位應太和，可就到這兒來了。進了把式場兒，不說三不說四，直接了當的對應太和說：「聽說你應太和有能為，我是陝西鐵金龍，想跟你討教討教。」應太和一聽：這是踢把式場的來了，硬胳膊根兒啊！無奈只好說：「好吧！」兩人一下場子，三次比武，叫鐵金龍把應太和踢了個跟頭。應太和說：「得了，我連家都不要了。」就把這把式場交給鐵金龍，應太和回廣東去了。

到廣東，見著師父行完禮，又拜見了師娘。晚上吃完飯以後，老俠王十古就瞧他有事兒：「太和啊，你回家好幾年了，怎麼又回來了？在家幹什麼來著？我看你好像有心事。」應太和一聽，撲通跪下了：「師父，說真的，弟子我沒什麼能耐，回到家中，鄉親攬掇我要在南京立個把式場，這樣我便教了十幾個弟子，混得還算不錯。沒想到，從陝西來了一位清真大爺叫鐵金龍，進門就踹了我仁跟頭，把式場叫他給奪去了，我又回來練藝了。」老俠王十古笑了：「哈哈，你哪是回來練藝呀，你是惦著讓我替你找場子去！太和呀，當初你說要回家祭祖，看望看望，我才讓你回去。可你要說回家立把式場，師父我可不讓你去，你現在這點功夫哪能成啊！你回來讓我給你找場子，噢，我去南京把人家鐵爸兒給打了啊，你甯想，這我不乾！既然把式場叫人踢了，你就別乾了，好好在家裡侍奉我二老夫妻，你再練些年，然後再回家。」應太和是個老實人哪，他踏踏實實的在這兒又跟師父練上藝了。

過了兩個月，誰也沒想到，老俠告訴應太和：「寫出個條兒，咱們不應門診了。從明天起，為師我要出一趟門。」次日清晨，老俠王十古把十三節人骨寶鞭圍在身上，銀兩路費帶足了，但沒騎馬。又把俗家衣服脫了，換上一身不太好的老道衣服，作為出家人，因為出家人不被旁人注意。王十古手拿著拂塵，從廣東起身形可就奔南京來了。您以為他真不管徒弟的事？不可能啊！打狗你還得看主人，你隨便把我徒弟打了，那哪成啊！但我不能當著我的徒弟找你，要那麼一來，我算助長我徒弟的依賴思想，所以我暗含著來。

一路之上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遊山玩景，王十古多年沒離開廣東了，這次也順便的溜達溜達。等到了南京一打聽，才知道鐵金龍也沒乾幾天。

鐵金龍把應太和打跑了以後，自己接過這個把式場來，人家鄉親可就告訴他了，說：「我們這應太和公子，你知道是誰的徒弟嗎？」鐵爸兒說：「不知道啊。」「他是廣東龍門縣青龍街八卦堂藥鋪掌櫃的，頭頂太極、腳踩八卦、乾坤妙手王十古的徒弟。」鐵爸兒一聽，心說：這可麻煩了，我打了人家徒弟，人家師父能不來嗎？師父一來我准趴下。第二天，鐵金龍收拾收拾東西，卷著鋪蓋卷嚇跑了。結果應太和這把式場就散了。等老俠王十古來了，這兒什麼都沒有了。暗中著一打聽，才知道嚇跑了鐵金龍。老俠王十古心說：鐵金龍，算你便宜。不然的話，哪能讓你隨便把我徒弟打了！得啦，既然來到南京了，六朝金粉，我為什麼不多遊逛幾天呢？這樣，老俠王十古就找了個店住下來了。每天出去遊山逛景，一晃就好幾天。

這天，天快黑了。老俠王十古在江岸上溜溜達達的悠閒的看這江景，幾棵大樹下邊有點蔭涼，水面上鸞著一隻船。聽得見「叭叭叭」打孩子的聲音。

「我打死你，我不要你了！我打死你，我給你償命！我不能讓你再攪我啦！」

旁邊有幾只船，只是沒人管，王老俠可就溜溜達達的過來了。這是只漁船，還晾著漁網呢。在船頭上有個老頭兒，也就在四、五十歲，漁家人嘛，係著圍裙，身上還掛著一片片的魚鱗，他正摠著一個孩子打呢。孩子穿的破衣爛衫的，可長得濃眉大眼，圓方臉，精神極了。老頭這頓打呀，可真夠厲害的，把孩子的屁股蛋子都給打腫了。但是這孩子悶著頭的挨打，咬著牙，瞪著大眼睛看著老頭兒，就是不出聲。別的船上也有人站著瞧的，抵著嘴樂的，王十古看不下去了，老俠客就順著跳板到了船上。「無量佛，這位老家長，你為什麼打你的孩子？別打了，他還是個孩子嘛！」這位老人喘著粗氣：「他是孩子，可他惦著要我的命，我不打死他我就甯活了。仙長，最好這事兒你別管。」敢情這老家長真生氣了，呼哧呼哧直喘，汗都下來了。老人家過來給拉開了：「孩子們哪有不淘氣的，你這麼打，他受得了嗎？再說打幾下，出出氣就成了。」「不！我出不了氣。」「這孩子不是你的兒子嗎？」「不，不是我兒子，要是我兒子我就給扔江裡了。當然也淹不死，他會水。」王老俠不解地問：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」老頭歎了口氣說：「唉！我姓張，是個孤身漢，家裡有這麼只船，我就是靠它打魚吃飯，我打了一輩子魚。我有個街坊，就是他父親，他們家姓劉，這孩子小名叫俊哥兒，也是打魚的，吃這頓沒那頓的，沒想到這孩子生下來到兩歲的時候，他父母染時疫而亡，剩下這麼一個孤兒。怎麼辦？我們這兒都是窮人，養不起呀！我一想怪可憐的，得了，誰讓我跟他爸爸不錯呢！老兩口子都死了，也不能眼睜睜的看著孩子餓死。這樣我就把俊哥收留在我的船上，沒事讓他刷刷船晾晾網啊，他什麼都肯乾，這一晃就是好幾年，現在孩子都七歲多了。」「那麼你為什麼打他啊？」「嘿！要說這孩子還真聽話，也不淘氣，沒有惹我生氣的地方，可是我非打死他不成！」「唉，無量佛！這個事倒新鮮。」「道爺，你不知底呀，我每天辛辛苦苦地打魚，等到晚上，我從這岸裡往外一提魚呀，我就納悶，死魚全都在裡頭，凡是活魚，沒有啦。哎呀！我這岸漏啦，怎麼活魚都跑了呢？每天如此，給我剩點子死魚，死魚到街上不賣錢哪！我這活魚哪兒去了呢？我可就擱上心了。後來我才知道，我撒網的時候，他到岸門裡去拿魚，把我這活蹦亂跳的魚都給扔江裡去了。我打他，他還給我往江裡扔。吃我害我，我還不打死他？」

老俠王十古一想：這小孩可也是怪呀，人家這麼大年紀，養你好幾年了，活蹦亂跳的魚不賣倆錢，你全給扔到江裡，這不像話呀！老俠王十古可就過來了：「小孩呀，人家這位張大伯說得對，他這麼大年紀，風裡來雨裡去，風急浪險，好容易打點魚以資口，可是活的都叫你給放到江裡頭，到市上賣錢賣不來，你也得吃飯哪，你這孩子可不對，這不成了吃人家恨人家嗎？」

小孩聽了，把臉一沉說道：「您這位老仙長這麼大年紀，鬍子都白了，可說出話來叫我生氣，你少理我。」王十古一聽，這小孩對我也意見哪！就說：「我為什麼少理你，道路不平旁人鑿，你做事不對嘛，你把活魚都給放了怎麼算呀？」「那我問你，你們出家人講的都是什麼呢？」「啊？出家人，講的是慈悲為本，方便為懷呵，舉足不傷螻蟻命，愛惜飛蛾紗罩燈。」「別說了，什麼叫慈悲為本哪？」嘿！他跟老俠王十古咬字叫真了。「慈悲，你抬腳都不傷一個螞蟻的命，難道說我放點兒生，有什麼不行的？這個魚在水裡頭悠然自得，挺好的，都叫大伯給打上來，賣給人家燉了。你說我給放活不好嗎？」老俠王十古一想：喲！他把我給

問住了，就說：「唉，我收你做個徒弟，你樂意嗎？」「道爺我謝謝您了。在家晚傍晌的時候，我們的一位街坊大伯淨給大伙兒講故事。說真的，我不願意跟你老道去，就是將來您死了，那廟歸我，這管什麼？怎麼能夠揚名顯赫呢？」王十古點頭：「有出息！我這個老道不是真的，我會武藝，我惦著收你做個徒弟，教你一點武藝，文武兩科，用於正途，將來都能夠飛黃騰達。你說好嗎？」「喲！老人家，您真的會武藝？」「啊，我怎麼還糊弄你呀。」「那我願意拜您為師，您收留我吧。不過，五六年來，張大伯把我養這麼大了，我腰裡分文皆無，要真離開他，我就沒日子孝敬他了，您要打算收我作徒，您起碼拿出十兩二十兩銀子來，作為我這幾年的飯錢給我大伯，我也就心安理得了。」老俠聽了，很是感歎：「好，老朋友你過來。你聽這孩子說話，像沒心腸的人嗎？」「有這句話我就領情啦，您把他帶走吧，不然的話，我們爺兒倆都得餓死。我打魚，他放魚，我怎麼也打不夠呵！他走了，我一個人打點魚也夠吃夠喝了。但是我希望您好好的照顧這孩子。」「無量佛，你都不虐待他，我一個出家人怎麼能虐待他。」老仙長一伸手真掏出紋銀二十兩。說真的，張大伯打三年魚也淨不了二十兩呵！「哎喲道爺！我謝謝您哪。」小孩忙說：「大伯您拿著吧，就算我孝敬您的啦。將來我學好了能耐，長大成人，我能掙錢了，只要您老人家硬朗朗的，我一樣孝順您。」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」老人說著話進了倉裡頭，拿了幾件破衣裳，交給小劉俊。小孩兒帶好了，在船上給大伯叩了八拜，灑淚分別。老仙長把他帶走了。

爺兒倆先回店，第二天，給他買了幾身合適的衣服，讓他沐浴更衣，剃了頭，打打辮子，帶著小孩回廣東了。

來到家中，金睛紅龍應太和把他們爺兒倆接進去。老俠王十古便把收徒之事一說，應太和也很高興。王老俠又說：「這小孩姓劉，小名叫俊哥，就給他取名叫劉俊吧。帶到你師娘那兒去，叫師娘看看，我收了個小徒弟。」

應太和把劉俊帶到後頭，跟老師娘見面。從打這天起，老俠王十古就不讓這孩子離開自己了。眉聽目語，老俠客要想喝水，甯說話，用眼睛一看那茶盅，這孩子就能明白了，十分聰明。王老俠一高興，給孩子盤腰窩腿，七歲正好練功，三十六大架，七十二小架，王老俠越做越高興，這孩子穎悟非凡，聞一知十。架子站出來了，就打小拳，一趙拳、兩趙拳、三趙拳、慢慢的二五更的真功夫就攔上了。王十古可說：「太和啊，瞧你師弟了嗎，將來比你強。」

應太和隨即應道：「這個孩子不但腰腿好，而且很聰明，我忒笨。」「唉！你知道這一點就成。」

爺兒仨一塊兒，耳鬢廝磨，晝夜練功。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轉眼間，就將近十三年，劉俊都二十了，文的也好，武的也好。老俠教給這孩子一對鏈子鏢，上中下走三盤，七十二式。拳腳更好。王老俠給孩子起了個外號，叫穿雲白玉虎。但是，一來老俠年歲太大了，二來藥鋪太忙，劉俊這個孩子的功夫不能擱下，正在上長之際。王十古就跟劉俊商量：「俊哥兒，我打算給你再介紹一位老師，成嗎？」「您給我介紹誰呀？我在您這兒學得挺好的。」

王老俠說：「孩子，我想，一來你應當回趟南京，到你父母的墳前祭奠祭奠，然後買點東西，瞧瞧那位撫養你長大成人的老伯，看看街坊鄰居。二來我這藥鋪裡瞧病的病人太多，我照顧不過來了。最近有朋友到我這來，聽說新近有一位新出世的朋友，興一家武術，很年輕，北高峰獻藝，賀號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。我雖然不認得他，但他要興一家武術，就必須廣收弟子。

徒弟多了，枝繁葉茂，他這門戶才興得起來。你去給他當徒弟，他學得是八卦蟠龍掌，與我教你的武術正接近，你給他磕頭是正合適，好好學習，將來能夠成大名呵。」劉俊真不樂意，但師父既然說了，也就沒法子了。老俠就給童林寫了一封信：「不知名的朋友，我拜托你收下這孩子，是我教的，將來咱們有機會見面，我一定面謝。」信寫得很委婉。王老俠又給俊哥拿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。劉俊辭別了師父、師母、師兄，拿好鏈子鏢就奔南京來了。

來到南京如意橋，真是去日兒童皆長大，昔年親友已凋零！雖然說自己才二十歲，可是離家已經十三年啦，景物全非。他買了把鐵鍬，先到父母的墳前，除去荒草，填了墳，磕了頭。再打聽張大伯，頭七八年就故去了。

最後跟街坊鄰居問候，大家才認出他是俊哥來。劉俊把自己學藝的經過從頭至尾說完了，街坊們都贊歎：「哎呀，孩子，你回來太好了。你們家的房子年久失修，可都完了。」「您放心，房子我不要了，我也不準備在這兒住啦，還得繼續學藝。」這時，有人告訴劉俊，說咱們如意橋也出過把式匠，現在搬到白馬河甘家堡住去了，他就是化地無形隱逸俠甘雨甘鳳池，成了名的人間俠客呀！「噢，咱們這兒也出過人物？」「對了。」劉俊可就想起臨走的時候，師父說：「給你寫了封信，但我不認識童林，人家童林要是不收你，你也甯難過。可以另投師門，只要是好人，功夫好，你就能跟著他多增教益，不管是誰，都是師父。」劉俊一想：如果真找不著這位童俠客爺，乾脆我就拜這白馬河甘家堡的甘老俠為師。這樣，他在村裡呆了幾天，辭別鄉親們，可就奔杭州找童林去了。一打聽，兩次杭州播，童海川掌打法禪僧，南北崑崙會，雙鉞分雙劍，北高峰獻藝賀號，這些事家喻戶曉，傳為美談。劉俊下了決心非拜童林為師不成！後來跟人家一詢問，才知道童林奔雲南八卦山，尋國寶、捉二寇去了。這麼著劉俊也奔雲南這邊來了。他想找著童林是不容易的，等走到白馬河甘家堡投宿到火神廟，聽廟裡的和尚說，才知道這就是化地無形隱逸俠甘雨甘鳳池的府上。劉俊當時有兩種想法，一種想法是第二天拍門找，我給你磕頭，又怕人家不收。相反的，這甘老俠客到底有多大能為？自己也不知道。再者，我還惦著拜童林哪。為這個，劉俊才擱這個把式場，和人家廟裡和尚說好了，我租賃你們幾條板凳，一張桌子，租賃你們的刀和槍，我在這練練功，掙幾個錢。哪知道他擱上把式場，就為了訪甘雨甘老俠。一說大話，人家不出來，穆順來了，一個進步截腿，把穆順的腿給踢折了。沒想到這會兒來了這麼多的人，連老帶少，劉俊一瞧就知道了，這裡頭准有甘鳳池。果然，到現在一動手叫海川給贏了，這才來到甘老俠的家中與群雄見面。自己拿出信來，童林一瞧，有些不明白。劉俊把自己的遭遇從頭至尾這麼一說，海川聽完了才說：「哎呀，我跟你令老師也沒見過，我童林年紀大小，比你大個十來歲，怎好為人之師？我教不了你呀，看來王老俠這不是錯薦了嗎？」甘鳳池一擺手：「海川，你這話不對，有教無類，這個孩子奉師命來的，頭頂太極、腳踩八卦、乾坤妙手王十古又看得起你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，慕名的朋友更要緊。再說你自興一家武術，別人的功夫再好，他不會你的功夫呵。誰給你磕頭你都可以收下，你的擺法別人不會，你怎麼能說不能當師父呢？於老哥哥您說對不對？」於老俠點頭：「海川，你應當收。高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，怎能認年齡而不論功夫呢？這麼辦吧，當著王爺，甘大弟的保師，我的代師，咱們立刻寫門生帖，讓劉俊正式磕頭拜師。海川哪，人丁多，門戶興旺。一個徒弟沒有，你再好，一個人成嗎？」

海川只好答應：「嘿，哥哥們說的倒也是，王爺，那麼您看我能收徒弟嗎？」

王爺樂了：「這不太好了嗎，幾位老哥哥都捧著你，劉俊這孩子也確實不錯，很好很好。」「侯老哥哥、二哥哥，你們認為怎麼樣？」二位俠客爺都說：「海川哪，收徒弟吧，沒徒弟不成啊。眾位哥哥連王爺都向著你呀，你看王十古老俠客給你教了十二三年了，他功夫這麼好，你收來多省事呀。」海川點頭應允：「那麼好吧，甘老哥哥，您替我準備吧。」

童林自己寫牌位，他寫了三個牌位。第一個牌寫的是鬼谷子王栩，鬼谷先師；第二位老師寫的是無極真人孫臯；第三位老師寫的是大明朝洞玄真人張三丰，這屬於武當內家師。然後寫了兩個牌位，就是自己的老師，上面寫著談笑清居無極子尚道明恩師，下面寫著愛蓮居士太乙劍客何道源恩師。三個大牌位，兩個小牌位，寫好了以後，放在桌子上頭，準備了五供蠟扦，整股的高香。老俠於成把門生帖寫好，放到盤裡頭。海川抱拳：「王爺，您替我燒香吧。」「海川，我對於咱們這個武林道的事是外行，你收徒弟，怎麼要我給你燒香啊？還是應當你自己燒嘛。」整股的香點著了，放在香爐內，海川在祖師爺面前一跪，虔誠一番。意思就是咱的門戶之中，老師有論，除去五戒之外，不能傳於罪人。海川明白，這一次，有眾位哥哥，有保、代二師，還有舉薦人，弟子不能不收了。這樣，大拜了八拜。磕完頭之後，海川坐好了，然後讓劉俊跪在那裡，先燒了整股的香，把銅盤托在頭頂以上，門生帖寫好了，由甘老俠當保師，西方俠於爺當代師，老俠於成代替劉俊把門生帖遞給海川。海川接過來，看完了放在桌上，然後受弟子大拜，磕了八個頭。劉俊起來以後，童海川讓劉俊先給王爺磕喜頭，這是應當的。又給幾位哥哥磕喜頭，然後又讓劉俊挨著排兒的給眾位師伯磕頭。磕完了以後，海川把傻小子叫過來，對劉俊說道：「這是你的親師叔，吽海金牛於恆於寶元。」

又對傻小子說：「師弟呀，得受咱們徒弟這個頭。」「嘿，我沒受過頭，受頭什麼滋味？」「噢，就是讓他給你磕頭。」「記

住了，我叫牛兒小子。」

大傢伙兒一聽，誰跟他生那份氣呀！劉俊趴在地上給師叔磕完了頭。